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独裁者的葬礼

〔委内瑞拉〕乌斯拉尔·彼特里著
屠孟超译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独裁者的葬礼

[委内瑞拉] 乌斯拉尔·彼特里著 屠孟超译

(滇) 新登字01号

Arturo Uslar Pietri
OFICIO DE DIFUNTOS

根据西班牙巴塞罗那Seix Barral出版社1976年版译出

装帧设计：张守义

作家画像：高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独裁者的葬礼

[委内瑞拉] 乌斯拉尔·彼特里 著

屠孟超 译

责任编辑：郭素芹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印装：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云南新华彩印厂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375 字数：266 000

1995年9月第2版

1995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1 501—6 500

ISBN 7-222-01815-8/I·473 定价：11.20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前 言

继六十年代举世瞩目的“爆炸”文学高潮后，七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坛上出现了若干部以揭露独裁统治为主题的小说，统称为反独裁小说，其中最负盛名的有四部，《独裁者的葬礼》便是其中之一。

作者乌斯拉尔·彼特里（1906—）系委内瑞拉当代著名作家，他在小说、诗歌和戏剧诸方面均有建树，尤以小说见长。彼特里出生于加拉加斯一富裕家庭。1929年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当过大学教授。1939年起，步入政界，历任教育部长、总统府秘书、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等政府要职。1963年竞选总统失利后，任《国民报》主编和委内瑞拉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任代表。

乌斯拉尔·彼特里以写历史题材小说蜚声拉美文苑。1931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色的长矛》，以拉丁美洲十九世纪初的独立革命为背景，描述了南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走过的革命旅程。嗣后，他又发表了《埃尔·多拉多的道路》（或译《黄金之路》，1947），对西班牙殖民者残酷地掠夺拉美的财富，蹂躏当地的土著居民进行了揭露。六十年代发表的两部长篇小说《一张地理图片》（1962）

和《假面具的季节》（1964）也均取材于史料。此外，作者还出版了多部短篇小说集和若干个剧本。

作为一个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极富革新精神。在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方面，他不拘泥于一般历史小说的格局，做到既尊重历史事实，却又富有文学的新意。他常常打破传统的时空观念，力图从多层面、多角度描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更善于运用深刻细腻的心理剖析，使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鲜明，形象逼真，呼之欲出。

《独裁者的葬礼》采用倒叙的手法，从主人公佩莱斯之死写起。这部小说一开头，出现了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物——索拉纳神父。他原是个普通教区的教士，因参与旨在推翻佩莱斯专制统治的反政府活动，锒铛入狱。获释后，即投靠佩莱斯，成为总统府的一名专职神父。佩莱斯去世后，当局命他主持对死者的公祭，并在仪式上念诵悼词。索拉纳深知佩莱斯独裁统治三十年，民众积怨甚深，这次去世，积聚在人们心中的怒火必然会象火山一般迸发出来，并首先会在他身上发泄，他陷入了无比的惊恐中。慑于当局的淫威，他不得不提笔书写悼词。小说便是通过索拉纳在书写悼词的过程中随着对佩莱斯漫长的一生的回忆而渐次展开的。

阿巴里西奥·佩莱斯原系边陲地区的一个小庄园主，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典型的庄稼汉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他认识了一个名叫卡梅洛·普拉托的军官，因意气相投，两人终成莫逆。他们利用当时国内混乱的局势，举兵崛起。由于没有认真的分析形势，出师不利，流亡异国。但不久，机会再次到来，佩莱斯和普拉托又东山再起，再次组织“起义军”，向首都莱昂（即加拉加斯）进军。由于政府

极端腐败，统治集团四分五裂，普拉托的“起义军”由小到大，最后终于夺取了政权。普拉托就任了总统，佩莱斯因作战英勇，屡建战功，被任命为副总统。随着佩莱斯的权势日渐增大，正副总统之间的摩擦、倾轧和权力之争日趋表面化，并愈演愈烈。不久，普拉托因沉湎于酒色，身患重病，不得不离国赴欧求医。临行前，他将国事托付给副总统佩莱斯，但同时又布置自己的一大批亲信严密地监视着他的行动。初时，佩莱斯谨小慎微，竭力装作十分恭顺的样子，但一俟篡权的条件成熟，便以闪电般的动作，一举夺取了政权，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之后，佩莱斯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达到当终身总统乃至建立“佩莱斯王朝”的目的，煞费心机。他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法，一手拿大棒，对持不同政见者予以无情的镇压，使“监狱人满为患”；一面又施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他终于击溃了政敌们发起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建立了委内瑞拉历史上最长的独裁政权。然而，当他的权力到达登峰造极之际，这位“至高无上者”却已年迈力衰，最后一病不起，建立“佩莱斯王朝”的美梦终成一枕黄粱。

佩莱斯这个统治者的形象并非作者杜撰，他的原型是委内瑞拉著名的独裁统治者毕森特·戈麦斯。他于1908年上台执政后，或任总统，或任握有实权的三军司令，实际统治委内瑞拉近三十年。追溯拉丁美洲近百年的历史，“暴君”、“独裁者”和“铁腕人物”充斥于各国的政坛。究其原因，是因为独立战争后，经过大动荡、大分裂和兼并后的拉丁美洲国家，城市工业不发达，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农村中封建地主和宗教势力十分强大，政坛上自由派和保守派

的斗争无休无止，但无论哪一派上台，都不可能给民众带来渴望已久的自由、民主和立宪，故某些有野心的人便利用这样的局势，爬上独裁者的宝座。

作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独裁统治人物，佩莱斯和别的独裁者一样，狠毒、残忍，有着永难满足的权欲和野心。但同时他又不同于那些精通神学和法学，有着博士头衔的资产阶级当权人物。他原是个土里土气、从未见过世面的庄稼汉，除了他的出生地——拉波耶拉村和周围的一些村镇外，他从来没有去过别的地方，更不知遥远的首都在何处。乍一看，象这样一个土地主变成了后来的叱咤风云的极权人物，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但只要稍加思索，便不难发现，前期的佩莱斯和后期的委内瑞拉的最高统治者之间有一条紧密相联的纽带——权欲。佩莱斯十八岁丧父，他即成了一家之长，在各家庭成员和农工们面前，他俨然成了说一不二的“长官”。取得政权，爬上权力的顶峰后，他仍然不失庄园主的“本色”，象管理庄园一样治理着这个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数百万人口”的国家。在他的眼中，委内瑞拉只是个“比拉波耶拉大得多的拉波耶拉”，政府各部部长只不过是他的分管各方面事务的“管家”。一句话，佩莱斯当了总统只是由小庄园主变成了“大庄园主”，无论是他的衣着打扮还是生活习惯仍和过去毫无两样。为了能天天去农庄、牧场和母牛场观看庄稼、牲口，与农工、牧人接触交谈，他甚至不愿住在首都，却喜欢住在附近的一个乡村小镇塔卡里瓜。

对佩莱斯来说，土地和金钱固然十分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权”字。他认为，“权力和女人、骏马以及庄园一样，是不能与他人共享的。”为了能独享极权，他除了背

信弃义从他的故交普拉托的手中夺取了权力外，还采用残酷的手段，一个个地打垮了他的政敌，将他们全都投入狱中，带上了沉重的脚镣。为了巩固他的权力，他无时无刻地在警惕着，他认为他的对手就象是“庄稼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他还懂得，政权的核心是军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军队就是我的生命。我有两样东西珍爱无比：一为军队，一为工作。”在他三十年的独裁统治中，有时为了摆脱繁重的政务，有时为了欺骗舆论，曾多次卸去总统的职务，但他始终牢牢地握住了军权，一刻也没有放弃三军司令的职务。

随着他的权力的不断增大，他对周围的人们越来越不信任，由此而产生的孤独感也越来越强烈。他“心里有烦恼无处去倾诉，他成了孤家寡人”。“我是唯一的真正的囚犯！”这句话入木三分地道出了独裁者的心态。

作者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是现实主义的，他力求客观地、如实地反映佩莱斯（即戈麦斯）的一生，肯定他在稳定国内秩序、发展经济方面起的作用，也谴责了暴戾残忍，独断专行，将自己完全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独裁者的行径。

总之，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佳作，《独裁者的葬礼》艺术地再现了本世纪初到三十年代这一历史时期委内瑞拉的现状，为我们了解这个遥远的、地处西半球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译者

1988年5月于南京大学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尹承东	刘习良	刘存沛	许 铎
孙成敖	孙家孟	李德明	杨仲录
沈石岩	范维信	张广森	林 光
林一安	赵振江	赵德明	施永龄



乌斯拉尔·彼特里

高莽画

译者简介

屠孟超，1935年5月6日生于浙江省嵊县，1956年9月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61年9月毕业后，作为汉语出国师资去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进修西班牙语。1964年9月分配到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1980年9月赴墨西哥进修西班牙语国家文学。两年后仍回南大执教迄今。1985年晋升为南京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在从事西班牙语和西班牙文学教学的同时，译者也进行了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学的研究翻译介绍工作，发表了10余篇评论文章，翻译出版了《人鬼之间》（原名《佩德罗·巴拉莫》）、《蓝眼人》、《帕斯库亚尔·杜亚尔特》、《变戏法》、《蜘蛛女之吻》等中长篇小说名著10余部。

主教的聲音在教堂石牆的每個石縫里激越回蕩。它既柔和又高亢，宛若濃稠的乳膠一樣帶有粘性；它時起時伏，時斷時續，抑揚頓挫，聲聲共鳴，字字句句象一只只黑色的鴿子從宣道台上飛起，盤旋於懸掛在柱子上的巨大的挽聯的四周，翱翔在繚繞的香煙和點燃的燭林之上。金字塔形的巨大靈台矗立在中殿的中間，四周站滿了帶着假發的人們。他們雖汗流滿面，卻全神貫注地傾聽着，就連教堂兩邊的旁廳都擠滿了人群，灰蒙蒙的一大片，連每個人的臉面都難以看清。

他從沉思遐想中醒悟過來，攤在面前的這本《禱告詞集》中的詞句，仍然寧靜無聲地展現在眼前，此時卻與他那惆悵、疑慮重重的心情毫不相關。就連用來書寫這本書的語言——那音律鏗鏘卻又已過了時的宮廷古法語好象也與他恨不得亮着嗓門大聲說出來的心聲格格不入。他心里的話就象嘔吐物一樣，想急急地從喉嚨口倒出來。他心不在焉地看着《禱告詞集》。“我的殿下，”這是兩個世紀前那位主教^①對一位法國皇太子進行宣道時的稱呼。這時，他仿佛見到這

^① 指下文說的十七世紀法國作家、演說家（宣道者）博叙埃。

位主教象戏台上的演员一样，身穿镶边的丝绸衣衫，头上戴着呈波浪形的巨大假发，露出茫然的、疲惫不堪的眼神，正在主持着一个女人的葬礼。在有节奏的哀乐声中，他正对着已故者的遗体，深切致哀。

他刚才是随意翻开了那本书，看到那段祷告词的。他受过神学院的教育，喜欢模仿古典悼词。此次为了准备祈祷词，他找来了博叙埃的宣道词和悼词。这位词藻华丽的法国主教在进行祈祷时，一定是在吟唱着这些精美的词句。

然而，他今天要寻找的其实并非博叙埃的讲演稿，他本人也并非出身于仿佛一切都永恒不变的法国宫廷的顶天立地的主教。

他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阿尔贝托·索拉纳神父，年老多病，整天惊魂未定，恨不得让自己销声匿迹、无踪无影，让自己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他惶恐地感到，他活动的天地越来越小。他宛如被幽禁在家中，关在房间里，手里拿着那本与时代潮流大相径庭的祈祷书。从街上传来了人们忿怒的呼叫声和搏斗时发出的巨大声响。时间在消逝，一切都对他不利，他多年来害怕发生的这件事终于发生了。

将军去世了。他是经过长时间的弥留后于夜间死于病榻上的。他如此害怕的这件事终于发生了。在以往的漫长岁月里，人们见到将军日渐衰老，步履龙钟，却总以为他还能再活几年，不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情。他也认为，将军还会活下去，一定会活下去。只要他还活着，便能用他遥远的声音和颤抖着的双手，稳稳地托住这个国家，不至于发生大的变革。他自然也不止一次地想到过，将军去世的这一天必然会到来。最好还是不去想它吧。倘若此事真的发生，那么，靠

着将军在世加以支撑的表面看来还坚如磐石的空中楼阁便会出现裂缝，残碎不堪，最后会轰然倾倒。那些有权势的强者顷刻间便会变成被追捕的弱者；富豪们需将财富藏匿，逃之夭夭；权贵们的宅第将人去楼空。那些平时并不引人注目的人们会板着面孔要求伸张正义，他们要报多年来积聚的仇恨，要雪多年来遭受的耻辱。对此，他早已感到恐惧。随着将军病情的加重，他越来越惶惶不可终日。每当传来将军病情恶化的消息，他都会战栗，感到万分惆怅。他开始减少去戒备森严的将军府探望已奄奄一息的病人的次数。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足不出户，翻阅着经文，做着祈祷。当将军之死已近在眼前时，他便象个逃亡者一样来到了首都。他认为，在大城市里隐蔽起来比较容易。

昨夜，有人从塔卡里瓜打电话给他，言简意赅地传来了将军的死讯：“将军已故。”他心里完全明白这个中的含意。他惊恐万状，整个夜晚在房间里漫无目标地踱着步。他时而自言自语；时而无休止地念着玫瑰经；时而唤醒他的仆役，让他起来陪伴自己；时而又想到种种荒唐可笑的隐蔽逃窜的方法。他打算乔装打扮，隐匿在某外国大使馆内，然后伺机逃离国外。清晨，度过了漫漫的不眠之夜后，他又接到了长途电话。电话是一位负责政务的将军托人打来的，通知他说，他已被委任为棺前悼亡弥撒诵经致词的宣读者。将军的悼亡弥撒将于翌日在塔卡里瓜举行。弥撒后，遗体将安葬。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样一来，他既不能逃也无法隐了。命运之神的手已伸到了他的藏身之所，将他赤裸裸地一无遮拦地揪到了众人面前，迫他说出试图忘怀的话，做出他害怕做的事。他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站立在佩莱斯将军的

灵柩前，用战抖的双手捧着悼词高声念诵。他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要拿他当替罪羊，将仇恨往他身上发泄。葬礼结束后，人们会该走的走，该躲的躲，将会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人们便会迫他说出他不愿说的话，回忆起他不愿回忆的事。那些尽管不认识他却厌恶他蔑视他的人们，还会用石块砸他。

他们原本可以让别的神父来主持葬礼的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现在该由他来操办这件事。他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爱吟诗的神父，是个只会宣讲几句教义，却十分懦弱、软弱，被那个野蛮的国家机器拖着走的可怜虫。一定是有人心血来潮，想到了他，才让他这么干的。这么一来，他就要比所有那些有财有势还拥有武装力量的老虎更显眼也更遭人厌弃了，而他们却可以平安无事地度过了这个难关。他将用他催人泪下的诗句，以他宣道者的雄辩的口才，柔和的时断时续的嗓音，身穿法衣，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颂扬将军的丰功伟绩。人们都将听到他的声音，见到他的面容，对他指指划划，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事情了。

他神情沮丧、神智迷糊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头脑中已辨不清或者说已想象不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深感遗憾，后悔不该走到这条道上来。他原来可以做个教区的普通教士，不抛头露面，写写他的神秘主义的宗教诗和触犯教规的色情诗。夜里感到孤寂时，和他的老朋友们到贫民区的某个酒店里喝上几杯甜烧酒。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心目中的这位天使——她是他的天使么？——使他与当权者厮混在一起。他极善言词，言谈时不但音调抑扬铿锵，而且用词生动，明比暗喻，深为权贵们所喜爱。他也曾为此而身陷图

圈。由于将军和普通民众一样，爱听赞美之辞，神父索拉纳便因此青云直上，成了国内的名人。然而，他越是往上爬，便越是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他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对手们对他异常的蔑视和仇恨。“总有一天我得为此付出全部代价。”

但与此同时，他的日子却过得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样舒坦。他不但在塔卡里瓜有一套住宅，在首都也有他的住房。他还拥有一辆座位宽敞舒适、发动机声隆隆响的豪华轿车。此外，还有美女子的陪伴，作为诱惑和罪孽生活的象征。

然而，他对自己经常的言行总又感到虚幻莫测，他犹如生活在梦中，周围的一切宛若海市蜃楼，随时有可能会消失。

有几个老朋友常来他的新居看他。他们在一起时，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边喝酒，边背诵诗句，回忆往事。他们背起诗来，颠三倒四，常将鲁文·达里奥^①的诗歌和维克多·雨果、波德莱尔^②和魏尔兰^③的译诗混同起来。

“我要泽艾酒吗？我有泽艾酒。”他自问自答着，往酒杯里放进冰块，然后又用勺子放进块糖，再往酒杯里慢慢倒进带有茴香味和其他药味的液体。

“魏尔兰便是这样喝酒的。”接着，他们醉醺醺地，说起话来语音含糊不清，把话题转到了政治方面。“我知道有许多人在骂我，其实他们并不了解我。”“不是他们不了解

① 十九世纪拉美现代主义诗人代表。

② 法国十九世纪象征派诗歌的先驱。

③ 法国十九世纪诗人，为象征派诗人奉为诗坛魁首。